

卷一 爱因斯坦的礼物



Shu
Shu
Shi

水米药师



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果
每一个数字都有意义

著

奇幻瑰丽
天马行空
古文明
冒险奇谭！

糅合中国神秘文化
一打开就放不下的

天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术教师系列. 1, 爱因斯坦的礼物 / 天航著. —— 北京 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300-14164-0

I . ①术… II . ①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1686号



天行者文化
SKYWALKER CULTURE

术教师 · 卷一 爱因斯坦的礼物

天航 著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 政 编 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
网 址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 http://www.crup.com.cn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深圳大捷利印刷实业有限公司		
规 格	150mm × 210mm 32开本	版 次	2011年9月第1版
印 张	9	印 次	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40 000	定 价	32.00元

炫幻系小说

爱

因

斯

坦

的

礼

物

水 米 教 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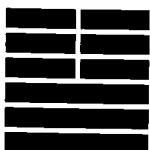
天航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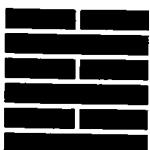
·北京·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版请访问: www.er Tongbook.com

目次 |



第一局
一九九三年...007



第二局
一九九七年...097



第三局

一九五六年...125



第四局

一晃眼，又回到一九九七年...165



第五局

一九九八年...24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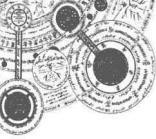
W

第

一

局

M



h

第一局

一九九三年

“爱因斯坦小时笨头笨脑，被老师打了一巴掌，
之后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。为什么？”

“他不甘心被人看不起，从此发奋读书。”

“错了！其实，那一巴掌开启了他脑部的潜能！”
当我忆起自己的童年，就会想起我的师父，
句句教诲，言犹在耳。

而当我的人生到了某个阶段，
我才领悟到原来师父的话暗藏非一般的玄机。
师父是谁？
先由我念小学的时候说起吧……
那时候，正值香港的九十年代，
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……

01

小五课堂内。后排的座位。

一颗又一颗“鼻屎”被整齐地排列在木桌上。

尚一帆在班级中手工一流，地位不凡。他用橡皮擦和糨糊等文具，就可造出仿真度媲美电影道具的“假鼻屎”。

尚一帆嘴角扬起一笑，为桌上的“鼻屎”编上号码，然后蓄势待发，弹指运劲，将假鼻屎连珠炮般激射出去。

前面的位子，有位不幸的男同学遭殃，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件白衬衫，一眨眼间竟失去了洁白之身，衣背沾上了一粒粒绿色的秽物。

后排的男同学见了，纷纷低头忍笑，但有几下笑声终究是喷了出来。

尚一帆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不枉自己赶工制作了这么多“鼻屎”出来，同学们的注目和笑声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。

笑声突如其来，前排的同学懵然不知，奇怪后面的人在笑什么。

伏在案头小睡的樊系数醒过来，随着其他人向后转了半个身子，第一眼映入眼里的，就是尚一帆那笑不露齿的嘴脸。

这时，前排的人终于看清楚樊系数背上的绿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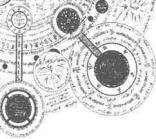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充满黏性、摇摇欲坠的小绿点。

课堂里充斥着幸灾乐祸的笑声。

班级导师曹主任刚跨入门槛，看到这般目无法纪的场面，当即沉着脸，厉声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整个课室静了下来。

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，只有一个人为全班同学挺身而出。



尚一帆举手，站起来，忍住笑道：“报告，樊系数他……他背上沾满了一些不明物体！”

樊系数浑然不知何事，伸手往自己的衣背摸了摸，果然抓下一些绿色的附着物。

曹主任呆了一呆，瞪着樊系数问：“你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鼻涕？”

樊系数摇了摇头，困惑至极。

尚一帆拍拍樊系数的肩头，假惺惺道：“樊系数，我早劝过你……这种大热天玩鼻涕，是个会吓坏其他同学而且容易传播细菌的不良嗜好……”尚一帆在班里坐稳龙头大哥的位子，每说一句话都有相当的分量。

小五学生做出这种低俗的恶作剧，可以说是智障，也可以说是童真。而有些无知的女同学可能认为，有地位的尚一帆玩“鼻屎”的动作很酷、有性格。

但身为一个老师，绝不可以纵容学生玩“鼻屎”。

曹主任二话不说就问：“樊系数，‘鼻屎’很好玩吗？”不待对方答辩又说：“樊系数，你怎么老是捣乱班里的秩序！出去罚站！”

一脸无辜的樊系数百口莫辩。

在场之中不乏目睹真相的同学，但他们靠近到尚一帆那一边，又见惯樊系数被欺负的样子，所以无人为他仗义执言。

而且，他们都知道曹主任很讨厌樊系数。

半年前，新学期开始，曹主任担任这一班的导师。曹主任要考一考学生的实力，便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文字题，内容关于年利率与利息结算。曹主任翻开点名册，看到樊系数名字里的“数”字，心中觉得有趣，便喊出这名字。

“樊系数。”

接着，有个孩子站了起来，一声不响地走到黑板前。

待曹主任看清楚樊系数的面貌，不禁打了个突。才不过是小学五年级，这学生的脸上已有两条大伤疤，左一条右一条，令人心里一寒。

曹主任道：“你怎会有这样的疤痕？”

不论是哪个老师，第一次见面总会向他提出这样的疑问。

樊系数答道：“给人砍的。”

不论是哪个老师，听到这样的回答都会面色一沉。

曹主任追问下去，樊系数却一言不发地瞪着他，眼球像撑破了眼眶，随时要射出来似的。樊系数倔强得很，倔强得木讷，即使曹主任再严词逼问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

半堂课过去了，曹主任败给了樊系数，在心中给他打了个极低的印象分。

目光回到黑板前的数学题。

樊系数手上的粉笔悬在半空。

又再浪费了老半天时间，樊系数才露出无助的表情，答道：“我不会做。”

曹主任暗暗生气，心里啐了一声：“真笨的学生！”又别过了脸，向全班同学问：“有没有同学知道答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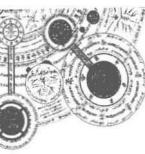
尚一帆起立，自信不凡地走近黑板，以轻蔑的眼神看了樊系数一眼。

嚓嚓嚓，粉笔几下上落，黑板上便出现了正确答案。

自此，曹主任对樊系数的印象很差，对尚一帆的印象很好。

老师也是人，人有七情六欲，也就会有偏爱。

尚一帆的成绩特别好，曹主任对他的待遇也特别好。



感情如一面镜子，有爱徒，也就会有眼中钉。

半年匆匆过去，樊系数一直是拖累整班学习进度的问题学生，常常令曹主任头痛不已。新春前期末总结，曹主任在他的成绩单上写下评语：

“资质平庸，将勤补拙。”

其实曹主任这样写已经很客气了，以小学五年级的标准来说，笨头笨脑的樊系数绝对属于无药可救的一群。就拿上学期的两次考试来说，樊系数的名次排在全班的末席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读书的好材料。

“再这样下去，你就要留级了。”

小五留级，肯定会成为人生的污点。

曹主任是学校的老臣子，有廿年教学经验，对待学生绝不手软。曾顶撞过他的樊系数，要求情也是于事无补，除非下学期有奇迹出现，否则这次是死定了。

所有孩子都是天使赐予父母的礼物。

但有些孩子天资鲁钝，得不到上天的眷顾。

显而易见，樊系数就是这种可怜的孩子。

02

“资质平庸，将勤补拙。”

对一个学武之人来说，第一大忌就是听到师父对自己说：“徒儿，你资质平庸，不是学武的好材料。”

那就是对你暗示，你太鲁钝，学不到师父的生平绝学。

纵有小成，也只能练出三脚猫的招式，与三流的草莽大汉对敌。

师父更不会将小师妹许配给你。

樊系数的成绩单上，正是写着这样的评语。

曹主任翻开学生通讯录，手执听筒，拨出樊系数家里的号码。二十年教职，苦闷如种瓜，什么教学热诚早已变成死掉的种子，要不是校方规定要跟成绩倒数五名的学生家长通电话，他才懒得关心这群低智商学生的死活。

电话通了，一个女声，应该是樊系数的妈妈。

“喂？是不是樊太太？我是樊系数的班主任，曹主任。”

“啊！曹主任，晚上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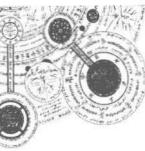
几句问候话之后，直入正题。

曹主任一副丧礼主持人的语气：“樊系数的成绩不太理想，下学期至少要他全部科目合格，否则他要升级的机会将会很渺茫……简单来说，有可能要留级了。”

“留级？听起来麻烦得很。”

“确实是有一点麻烦。”

“曹主任，拜托你帮个忙。可不可以不要让樊系数留级……”



曹主任不容对方求情，立即打断道：“樊太太，我知道你关心孩子的成绩，但留级并不一定是坏事。以樊系数的学习表现，要升级真的很勉强，倒不如让他留级一年，打好基础再上……”家长的反应早在他的意料之内，而应答的台词也早已背得滚瓜烂熟。

没料到，樊太太竟然这么说：

“不，曹主任，你会错意了。”

“会错意？”

“我不是想着求你让他升小六，我只是想问你可不可以将他赶出学校。反正他这种笨蛋也不会有出息，对你们学校来说，这个做法不是更加干净利落吗？”

曹主任真的怔住了。

尽管他有二十年教学经验，但他从未遇过这般荒唐的父母，竟然求校方开除自己的儿子！

曹主任定了定神，接下去道：“樊太太……香港实行九年强制性教育政策，不可以因为学生成绩不好，就不给他继续念书的权利……”

待曹主任解释了一会儿，樊太太始知退学的手续比留级更为繁复，不由得废然道：“那你还是将樊系数留级吧。再见。”

曹主任按捺不住，抢在对方挂线之前说：“樊太太，自己孩子的前途，你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吗？”语带关切，一半是出自好奇心，一半是真的同情樊系数。

樊太太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世上哪有不在乎孩子前途的父母？自己孩子的前途，我当然在乎啊！”

这人态度反复无常，弄得曹主任不知如何是好。

曹主任不禁踌躇道：“但……我刚刚听你的语气，好像对樊系数的学业毫不在乎……”

樊太太直言道：“因为，我不是樊系数的妈妈。”

曹主任又怔住了。

“你不是说你是樊太太吗？”

“我姓樊，我嫁了别人就是太太，凑合凑合就是‘樊太太’嘛！而且这个称呼是你先叫的，我还一直以为你也是这么想呢！”

“那……樊系数原来的父母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两个字，既冷漠又锋利。

“樊太太”如此说法，简直令人不寒而栗。曹主任碰了钉子，随口交代几句，便匆匆结束了会谈，也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话是认真的，抑或是胡乱开玩笑。

根据学生通讯录上的资料，这位原来姓樊的太太是樊系数的监护人，也就是说樊系数正由他的亲戚寄养。

曹主任在心里嘀咕：“问题学生，果然出自问题家庭。”

处理完问题学生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令人愉快的差事了。

中、英、数向来都是重点学科，曹主任正是数学科的主任。他的学生尚一帆成绩卓越，获选为校方代表，参与全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。曹主任对尚一帆寄予厚望，一旦其摘冠，便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

曹主任打去尚一帆的家里，向着听筒道：“喂？是尚太太吗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对方已抢着道：“咦，曹主任，怎么又是你？”

奇怪，竟是樊太太的声音。

曹主任以为自己拨错号码，匆匆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打错了……”往那本通讯录瞟了一眼，发现樊系数和尚一帆的电话号码竟是一模一样，曹主任惘然不解：“我要找的是一位叫尚一帆的学生。但看来校务处搞错了，将尚一帆家的号码写成你们家的……”

对方却说：“这个号码没错，我就是尚一帆的妈妈。”